

大自然筆記—梅花

◎賴瀛洲

每屆寒風肅森，南投縣各鄉鎮的山坡地，粉白的寒梅便如煙雪漫天，加上盛產的梅子，一起成就了南投成為梅花縣的因緣。由於梅花越冷越開花，呈現出堅忍不拔的精神，而成為我們的國花。

梅花綻放於寒冷的冬季，是百花之中最早展露花顏的，而且天氣越嚴寒，花朵越茂盛，因其花苞可以忍耐一定程度的冰雪與低溫。梅花開時，細瘦骨感的枝桠上，仍不見一片綠葉，在蕭瑟的寒風裡，越發凸顯出塵、傲骨的氣質。

中國文人對梅花情有獨鍾

在詩人眼中，寒梅獨愛與瑞雪爭鋒，譬如：「梅雪爭春未肯降，騷人閣筆費評章，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」（北宋盧梅坡—雪梅）、「雪虐風饕愈凜然，花中氣節最高堅，過時自合飄零去，恥向東君更乞憐。」（南宋陸游—落梅）。春梅為蕭索的寒冬帶來生機，綻放時不畏嚴寒，凋落時不戀春光，來得光明，去得磊落，這種如君子、賢士的特質，在陸游的詩句裡一覽無遺；詩人喜歡借物比擬心境，忠君愛國的陸游，對梅花真可謂惺惺相惜！而修行人詠梅，則別有一番深意，如黃檗禪師所寫：「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那得梅花撲鼻香。」

梅—中國花鳥畫中的名角

梅可入詩，也能入畫，凡畫梅，都以「古、峭、奇、拙」四字為勝。古人賞梅訣竅為「梅之四貴」：「貴老、不貴嫩；貴瘦、不貴肥；貴稀、不貴繁；貴苞、不貴開」。古意盎然的老株，搭配著細瘦的枝條，清簡的花朵點綴其間，凌風綻放稀疏似雪，才是梅樹最美的時刻。王安石對初梅乍放的疏朗情態描寫得非常生動：「牆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，遙知不是雪，為有暗香來。」

而象徵堅忍、高潔、卓絕的梅花，由於正符合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；加上其三蕾五瓣的花朵，又足以象徵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，因此榮膺為我國的國花。

梅花具觀賞及經濟價值

中國大陸有長達四千年的梅花栽種歷史，而氣候溫熱的臺灣，其實並不產梅。根據記載，明朝末年，大陸居民遷徙來臺，帶來梅花的種子，在中央山脈西側的大甲溪、大肚溪、濁水溪上游遍植。近幾十年來，梅子的外銷需求量激增，南投縣、大臺中地區的山坡地廣為栽培，造就了臺灣梅鄉的經濟榮景及觀光盛景。

臺灣農民栽種梅樹，多以經濟效益為重，梅樹的果實即梅子，可生食，但大部分的梅子都被醃漬成蜜餞，或做成梅子果醬、梅子果汁或梅酒等加工食品，食療效果相當廣泛，可以增進食慾，治久咳不止和消化不良。日本人特別喜歡在飯糰或便當裡加一顆用紫蘇染過色的紅梅乾，當成下飯的小菜。滋味甘甜的梅酒，也深受日本女性的喜愛。

歷史典故因梅花而雋永

隱逸高士林和靖為公認的梅花神，所謂「不受塵埃半點侵，竹籬茅舍自甘心。只因誤識林和靖，惹得詩人說到今。」詩中提到的林和靖，就是宋代詩人林逋，死後賜諡號和靖先生。

林和靖生於宋神宗末年，為杭州人，個性瀟灑自適、恬淡好古，年輕時即寄情於名山勝水之間，晚年隱居於西湖孤山的梅嶺，住處遍植梅花，終日與梅花、鶴鳥為伴，所作的〈山園小梅〉詩文屢被推崇為詠梅翹楚。加上不婚不仕，「梅妻鶴子」的生活寫照遂傳誦一時，是一位超然物外的高士。因此後世的詠梅詩人都不約而同地以梅花象徵林和靖，或以林和靖象徵梅花。

壽陽公主創作梅花妝

南朝宋武帝的女兒壽陽公主，某日睡臥在含章殿簷下時，碰巧庭院中的一朵梅花飄落在她的額頭上，留下五瓣梅花形的淡痕，一段時間竟然都擦拭不掉；未料梅印長留在清秀的容貌上，反而備增嫵媚，宮中婦女便紛紛仿效，利用顏料在額頭上刻意畫出梅花瓣，即花鈿，「梅花妝」自此蔚為流行。

梅妃因梅花而得名

唐玄宗所寵愛的梅妃，便是因為喜歡梅花而獲賜名，向來寵倖美女的玄宗還賜給梅妃一大片梅林，來滿足佳人的雅癖。

老梅靜候老友歸

南朝詩人何遜在揚州官署時，經常坐在他栽種的老梅樹下賦詩吟詠；後遷調洛陽，仍時刻思念那株朝夕相處的老梅樹，並想盡辦法請調回揚州。回任之日，老梅樹花朵大放，彷彿正歡迎知己好友的歸來。

法務省

法務省

法務省

法務省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MJIB
法務部調査局

▲Top

黑傘下重逢

◎洪麗玉

當年，親手為父親捧土蓋棺，我以淚告別，父親無言回我；但我知道靜待幾年，土葬的父親將再見天日。我把錐痛的分離，幻化成父親的遠遊，期待來日的重逢。

記得父親剛離去時，為了安撫母親的思念，數次陪她到墓園探望，她總叨念著墓碑上的相片：「這張不好看，太老了！」太老，是嗎？九十歲辭世的父親，不就是一個「老人」嗎？或許在母親眼底，共同生活超過一甲子的伴侶，無論相貌如何改變，都是她永遠的「少年郎」。

入土十二年，漫長幽邃的歲月，父親如何度過動盪的春夏秋冬？一向膽大的父親不怕黑、不驚雷，但在豪雨不歇的季節裡，風狂雨驟的颱風天，躺在地平線下的「地窖」裡，父親擔心滲水嗎？或許應該說，父親不擔心了，那只是我飄忽的思緒，牽掛那闕靜無人的荒野裡，獨留父親孤寂地守候著日升月落。

曾經在春雨柔潤的近午，曾經在夏陽剛起的晨日，我來到偌大的墓園，一片寂天寞地，望著父親的相片，所有話語交付淚水，如果淚水滑落也能匯聚成聲，那麼，叩地一句是：「爸，您——還好嗎？」其實，不需父親回答，我當然知道答案！

如果土葬也是為了「收成」骨骸以便入甕，那麼，是否意味土裡蟄伏的菌類將分食完整肉身，以期能澈底骨肉分離，不！是肉蝕骨存！

身上集嗜噬的小東西，會癢嗎？會疼嗎？我真想問父親。

父親應該會氣惱，惱的是用了一口上好棺木，因為厚實材質不易塌壞，萬一菌類太少，肉身難以腐蝕，撿骨時恐將慘遭剔骨削肉之苦。

父親和我一向「很有話說」，連這事也曾對我提過：「以後我走了，棺木不能用太好的……」，我能解讀父親細嚼的每一字，但總覺得「還早」，何況這事由不得我。奈何有「決定權」的唯一兄長，卻與父親「少有話說」。記憶裡，父親和兄長難有對話，兩人互動溫度不高，有時幾近於「冷」；雖然在父親臨終前的臥床半年裡，兄長總是親餵藥湯，日夜操勞無休，可惜父親能回應的能力已經非常薄弱。

歲月帶走青春，記憶雖不曾褪色，但所有世俗碎屑已不再令人緊蹙眉峰，因為一切已雲淡如煙了。

父親入土後，兄長把墳地整理得乾乾淨淨，常年綠茵如氈。步入墓園，一眼就找到父親「漂亮的家」；青草嫩鮮，宛如一床軟綿綿的綠毯，輕覆著沉睡的父親。兄長每次來，都是如何與父親對話？陰陽兩隔的父子，用來溝通的「熱線」加溫了嗎？或是依舊複製那本「你不言、我不語」的舊版？

一坩不再脈動的生命，讓我每去一次就痛一次；時間療劑止住傷口的劇痛，留下一道長長的痂，成了不定期發作的宿疾。電話通知撿骨日子時，結疤的傷痕猛然撕裂，何以長年期待的重逢，竟會如此心痛？

「開棺時要由女兒撐著黑傘擋著墳頭」這是民間習俗，雖然上有多位姐姐，但生為么女的我立即應允，因為要和父親重逢，我渴望成為父親見面的第一人。

清晨七點的一月，墓園冷冽，漫溢蒼茫的迷霧，鼻息吐納著逼人的寒意；我拉上衣領，快步到父親墳前。睽違幾年，依然是「太老」的相片對我，只是耳際不再有母親叨念，因為母親已火化住進納骨塔，沒有山曲水折的阻隔，撿骨後的父親將與母親比鄰而居。

家人到齊，工人拿起大鏟用力一挖，再以腳力協助，一鏟鏟的墳土往兩旁堆壘，每一鏟都挖向我心；漸挖漸深，慢慢出現了棺蓋；緊鎖的記憶怦然啟封，當年的場景倏忽倒帶……。

「爸，起床囉！不用畏光灼眼，我幫您撐著傘！」哽塞喉際間我有這樣的輕語。黑傘撐出一抹輕蔭，半腐棺蓋被掀起，我以望穿秋水的鵲望，引領目尋棺內，不見父親壯碩軀體；他的身？手呢？腳呢？

撿骨師以熟練的雙手，在棺內來回掏尋再輕輕拉起，圓帽下是完好的頭殼；手套內抖出細短指骨；襪子卸落的是一根根腳骨……。

撿拾完畢，所有骨骸攤擺墳前，天地無語，只有一暖冬陽烘蒸剛出土的父親；失去筋肉相連的骨骸，彷彿是一幅等待湊合的拼圖。撿骨師拾起一根大腿骨，以欣賞藝品的口氣讚道：「個子很高喔！」

十二年的深埋內斂，濡沫在地熱潛藏的精華裡，卻無法淬煉成浴火重生的鳳凰展翅，而是化為還諸大地的細塵微土。父親從大寐中起身，但已然魂魄歸天、腐肉償地了。

這是父女最後道別，此後父親不再承受野地寂寥，我也不再有牽繫。一罈骨甕將是父親永久棲身之處，有母親同住，雖然彼此無法牽手扶肩，但若父親有話欲訴，母親當會側耳傾聽。

重逢，總是一種喜悅，但心眼多疑如我，竟能掙紮出舊傷復發的痛……；父親，別笑我！輕拭淚水，心中的天空悄悄放晴；竊喜當年送別時，我對著緊閉雙眼的父親說：「來世，我還要當您的女兒！」這是對父親提出的最後要求。父親來不及允諾，旋即被覆上棺蓋。

吉日，黑傘下重逢的父親，保持他向來寵我的「默許」習性，我當然又知道答案——當年「再結父女」的要求，父親今日欣然應允。

只等來世兌現，但即日起生效！

快樂不假身外求

◎洪金鳳

曾經有朋友這樣問我：「姐姐，為什麼妳每天看起來都是活力無限，妳的臉上時時都掛著笑容，有什麼樣的秘訣，得以讓妳保持愉快的心情；還是妳從來都沒有遇到挫折困難，又或者妳很幸運，身邊都沒有出現讓妳討厭的人？」

其實人生在世，每天工作和生活都脫離不了人際關係，只要人與人之間有來往，免不了會有爭執與意見相左的情況，實因大家的想法與價值觀不同，自然會有不同的意見；如果大家都各持己見、各自執著，很多的人際問題就因此而來，煩惱接著也會滋生。並非聖賢的我，受這些外界的影響，情緒怎麼可能沒有起伏呢？

有時候是世間本無事，人心自做亂。你好好地在工作、在生活，但是就有看不得人家好的人，會處處放暗箭中傷或是散播謠言詆譭你。以前當我從第三者口中聽到這些閒言惡語時，我的心裡很受傷，尤其傳播的人若是自己掏心掏肺對待的朋友，內心更是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；心想自己對對方那麼好，為什麼這樣的傳言會來自於他！

當發生這樣的人際狀況時，我都會難過好久，心情不能平復，對人築起防衛心，甚至興起「你怎麼對待我，我就怎麼對待你」的念頭。後來，我發現懷有報復心不會讓我更快樂，只會讓我沈陷於痛苦的泥淖；我覺得應該要學習開闊的胸懷與寬容的心境，才能擁有喜樂與清淨的人生。

我開始試著這麼想：「大家的個性與成長背景各有不同，我不苛求別人跟我的想法一定要一致，和我意見相左也沒關係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；之後，再由大家共同商議，找出一個合理的答案與結果來。別人不喜歡我，可能是我做得不夠好，我會更加努力；若是遭人嫉妒，我會收起太露的鋒芒，不斷地修正與努力。」這些年令我欣喜的是，我學會了事過境遷，不記隔夜仇的功力；這項功力不論放在工作上或是婚姻生活，都獲得相當不錯的效果。

很多人的不快樂，都是因為自己過於執著，想太多、放不下。若想以喝酒、唱歌，甚至流連夜店來找快樂，無異是緣木求魚，得到的快樂只是短暫的麻痺；當宿醉酒醒、曲終人散，酒友已各走各的路，不會把你的快樂當成是他們的責任，這時你心裡空虛將會更多。

現在的我，已養成每天閱讀及運動的習慣，上班時認真工作，主管及同事交付的事，我都用心去執行，貼心對人，真心對己。我經常會自得其樂地唱唱歌、跳跳舞，在臉書上與朋友分享智慧語及快樂的故事，分享得越廣，付出得越多，我的快樂甘泉流向心中就會越來越多。

因此我跟朋友說：「我不是沒有遇到討厭的人，也不是沒有挫折與困難，只是討厭的人和挫折困難來的時候，我懂得以豁然開朗的心去對待它，每天才能擁有美好與快樂，展露開心的微笑。」親愛的朋友們，試試這樣的方法吧，也許你也可以從中獲益許多哦！

▲Top

六腳的鄉土味

◎王文香

八月暑末，我到嘉義六腳鄉下出差；豔陽已較盛暑的七月溫煦，灑在滿是田間的六腳土地，好一個鄉土的感覺！此時觸目所見，盡是水田一畝畝地橫躺在土地上，上頭有著淡綠、深綠、墨綠各種色澤的農作物；水流潺潺地穿越田埂，一脈悠悠地劃過農地；時而走過幾位阿公阿嬤，時而幾頭負重的水牛，幾隻停歇又翩然飛舞的白鷺鷥，幾陣淡濃不一的青草味、炊煙味、燃燒稻草的味道，或是牛屎味…；這樣的意象，將我所知道的鄉土味全然連結，而且表露無遺。

六腳的村落零散，且村莊間的距離並不近。初次造訪六腳村，路不熟，人亦不認識，在蜿蜒摸不著頭緒的街道中，幽寂空無，靜得連「人」都不易找到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打著赤腳走路的阿嬤，滿口濃重的閩南語答話，說得我亦不知其然；接著，又遇到一位扛著麻布袋而面龐刻有皺褶的阿公，只對著我說：「您叨位來的？恁麥去的所在，從這塊庄頭過一條水圳，會看著一間小廟，過廟往南騎差不多一百公尺，會擱看到一咧交叉路口，這個路口甬理它，繼續走，擱再過一個飼雞仔的…」，阿公熱情如火又滔滔不絕地講著，早已迷亂的我，不好意思拒絕其盛情，只得含糊點頭猛說我知道了…。

我心裡想著，這個阿公也太親切、太可愛了吧！絲毫沒有考慮一個外地人對陌生地方的無知。於是，我們勉強繼續前行，期待遇到能講國語的年輕人，能夠鉅細靡遺地指點迷津，可惜事與願違。

可是，我卻喜歡這個地方、這樣的氛圍；淡淡地，好像繁碌的社會就是缺少這樣真誠坦然又樸實的感受。那些水牛，哪知道社會上的爾虞我詐，只是一味堅毅地吞吐著；那些駝著背的老年人，哪知道城市的燈紅酒綠點燃了多少繁絃急管的生活；那些鄉下裡「碩果僅存」的年輕人，是渴望到城裡打拼還是甘之如飴地在鄉下守護產業？那陣陣撲鼻而來的鄉土味道，又是多少四、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的兒時記憶？

雖然我們愛我們的土地，但是我們愛土地的什麼？我們愛一種和鄉土休戚與共的感覺，也愛一種與土地相互依存的踏實感；就像途中看到有阿公阿嬤赤腳踏著地，揹著鋤頭和田地互動；就像看到一個年輕人，指著他居住的三合院，說他一出生就在這裡長大，為什麼說搬就要搬？就像一個坐著輪椅的老太太，她堅持要生活於斯，老死於斯；又像一個文史工作團體，想親手打造一個社區，喚醒大家對家鄉的認同…。

「家鄉的情感是最難以割捨的」，成功了，我們渴望回家光宗耀祖，失意了，我們回家冀求生命的慰藉。在這麼多鄉土情感的土地上，有往返的旅人過客，有自幼即在此孕育成長的人；而我們都希望，家鄉的感覺不是一種被忽視的情感，不是一種急欲追求發展而被捨棄的代名詞，也不是想被逃脫、被遺忘的一個遠方。就在我接觸如同六腳的鄉土經驗裡，那種味道、那種感覺，是無法清晰描繪，也無法不令人感動。

滿天星的祝福

◎蘇欣怡

書桌旁的玻璃瓶內，放著一顆顆堆疊滿滿的紙摺滿天星，有些星星是淡雅的紙張，有些是耀眼的螢光紙，在傍晚的襯托下閃閃發亮。那些是同學給我的最好的祝福，也是車禍後我所獲得最有效的心靈止痛藥。

平日都是爸爸騎著機車載我上學，當天我一如往常在爸爸背後碎念他那尼古丁的菸味，然而卻在瞬間被一輛疾駛迴轉的小客車撞上；坐在後座的我被衝撞時即已倒地暈眩，而爸爸的胸口及胸骨卻遭到嚴重撞擊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段記憶完全是灰濛濛的畫面，只留下救護車環繞的鳴笛聲；直到現在，我仍時常從夢中驚醒。

從媽媽的轉述得知，事發當時鄰近學校的導護發現後，緊急通知救護車及員警到場處理；我跟傷勢嚴重的爸爸被送到醫院急診室，隨後媽媽與年邁的阿嬤也趕到醫院關心，只是在急救當下，她們只能淚求老天爺保佑我們父女平安。

手術後，我跟爸爸都昏沉沉地躺在氣氛凝重的加護病房裡，我還依稀聽到自己跟爸爸緩慢的呼吸聲；半睡半醒的我，直到聽到爸爸的咳嗽聲，我才有些許有了意識醒過來。看到爸爸自己身上都插著各種救命的導管，還有媽媽和阿嬤滿臉憂愁地到身旁探望，我可以感受到那種不安、不捨及焦急的心情，已經讓她們幾天食不下嚥也難以入眠。

經醫師評估，這個月我無法上學了，因為要等傷勢康復還有復健。媽媽擔心我右腳傷勢嚴重，說她寧可代我承受痛苦，也捨不得我和爸爸受傷；阿嬤想得更遠，煩惱我「破相」及腳傷如未能痊癒，將來怎麼嫁人呢！

爸爸當時傷勢嚴重，幸好老天保佑，從鬼門關前救了回來，不過胸骨疼痛難耐，簡單的舉手抬腿都顯得吃力。那時我擔心這麼龐大的醫療費用該怎麼辦？更遑論後續的身心創傷與生活走樣。媽媽說她會去問對方是否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如果有保險就會有保險金理賠，如果沒有，也可以向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傷害醫療費用的給付。

我不懂什麼是保險或特別補償基金，但至少我知道不用讓家裡煩惱這些急救、醫療、看護及後續的費用，這對人口頗多且家境不甚寬裕的我們，確實減輕了沉重的壓力與負擔。後來在獲悉肇事車輛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同時，保險公司也很快派員來處理，並允諾後續醫療費用的支出；接著也與肇事者進行數次的協商和解。

復健期間，偶然好奇想知道為何醫療費用可由保險公司支付，而不是肇事人該全權負責？上網google查詢時，發現很多歷史新聞中都會提到「柯蔡玉瓊（柯媽媽）」的故事。從柯媽媽失去愛兒的椎心之痛，後續化悲憤為力量積極催生立法，推動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」，如此漫長且阻礙重重的過程，讓我看了為之鼻酸且感觸良多。一位國小畢業又很平凡的家庭主婦，但憑個人的堅強意志終能完成立法，這段起心動念到完成立法的過程，猶如登天之難，特別是強制車險還是強制投保的政策性保險，這對臺灣每個角落遭遇交通事故的不幸受害家庭而言，著實發揮了急難救助的重要機制。

這次，我跟爸爸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安心療養，而家人也可儘快恢復正常生活，正是因為有了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」的庇護；從當時急救的救護車費用、住院期間全部的診療及看護費用，以及復健過程的接送費用，都毋須讓家人煩憂籌措，而我跟爸爸則在醫師及護士無微不至的照料下，身心創傷也漸漸恢復。

住院期間，同學摺了許多紙鶴及滿天星為我祝福；至今，我仍放在書桌旁提醒自己此一得來不易的重生。現在的我比過去更加樂觀，不過每次老爸在車水馬龍的路上騎車載我時，我比以往抱他抱得更緊了！

謝謝家人在這段期間的悉心照料、謝謝關心我的要好同學、謝謝柯媽媽在汽車強制責任保險推動上的努力，也感謝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制度的運作；您們就像我桌上的滿天星，給我祝福，也給予所有車禍受害者及其家屬最大的保障。

加油～您的努力，我們都看得到！